

國粹學報

第三卷
第四冊

史篇

○○周書略說

揚子劉師培

漢書藝文志書類周書七十一篇。自注云周史記。顏注引劉向曰周時誥誓號

令也。蓋孔子所刪百篇之餘。

此語宋朱彝尊經義考載琳經義雜記並引爲顏注

語李熹逸周書考云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所刪之餘

玉海三十七同則亦以斯爲仲尼刪所引書之除稱爲史通及史記索隱左傳孔疏並

同穀梁楊疏云先儒以爲仲尼刪所引書之除稱爲史通及史記索隱左傳孔疏並

先儒則非出自顏氏故今從宋人所引之劉向今所傳孔晁注本自度訓至

器服篇計七十。近儒謂漢志七十一篇其一爲序。今考蔡邕月令篇名云周書

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孔本第目與符自係漢人相承之本。特孔注而外

別本匪一。玉海五十七引沈約謚例序云周書謚法一第五十六謚法二第五

十七是沈氏所見析謚法爲二。此蓋周書別本猶今文尚書夏侯經二十九卷

歐陽經析爲三十二也。其第目亦殊。今本者猶尚書百篇今禮十七篇之次各

本弗同也。惟尚書釋文謂馬鄭之徒百篇之序合爲一卷以斯相例則序別爲

篇自係古本。或卽漢志七十一篇舊式也。玉海五十四又云。沈約案諡法上篇卷前云。禮大戴記。後云。周書諡法第四十二。又云。凡有一百四十五諡。據約說。蓋六朝之際。周書諡法別有單行本。合大戴諡法爲一編。所題第目。與今本異。復與分篇之本殊。亦周書匪僅一本之證也。考克殷大武諸篇。孔注之文。已云某一作某。則孔氏所見亦非一本。又據蘇洵集諡法總論云。諡者起於今文周書諡法之篇。今文既以鄙野不傳。其諡法之上篇獨存。又簡略不備。蘇義蓋以班志所錄爲今文周書汲冢所得。爲古文周書。既以孔本出汲冢。彼本諡法僅一篇。故以諡法分篇之本爲今文。據彼說。知諡法分篇之本。當時僅存諡法上篇。餘篇悉亡。故洵安是諡法析分二篇之本。北宋猶存要之。均非汲冢本也。

隋書經籍志雜史類。周書十卷。注云。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今考晉書束皙傳。述汲冢所得書云。雜史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審繹其語。蓋雜史十九篇中有周書。又郭忠恕汗簡略序引晉史。舊本下衍公字。鄭珵本刪。云。咸甯中。汲縣人盜魏安釐王冢。得竹書十餘萬言。寫春秋經易經論語夏書周書。瑣語梁邱藏。穆天子傳。魏史。至安釐王二十年。其書隨世盡有。變易

以成數體。所引晉史。蓋非唐初所修之書。所云周書。當即隋志著錄之本。據劉

賡稽瑞引汲冢周書云。伯舒子往于東海。至于三壽。得一狐九尾。詞與紀年相

出入。又據文選。李善注於周書而外。兩引古文周書。一爲穆王躡馬。諸白馬賦注

爲越姬竊孕。思元賦注李稱古文周書爲別。是必汲冢所得。然締審其文。類於勵志

詩。注所引汲冢書。見雙鳧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與今本周書迥非。相類似當

別屬一編。惟隋志稱爲似刪書之餘。則與班志所著錄。或亦略相符合。通典云

遂禹本紀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詳其核不經疑。夫子刪詩書以後。尙奇者

緯書之流。是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若古周書。吳越春秋。越絕書。諸

惟其言非盡詭誕。或與孔本相出入。故通典又疑山經禹紀之言。後人所加也。要之

非孔晁作注之本也。考隋志於晁所作書。雖題晉五經博士。實則晁與王肅同

時。知者舊唐書元行沖傳。載行沖釋疑云。子雍規立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

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按經論詰融。

等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是融評聖證論。肅

尙存也。肅卒於甘露元年。

三國志本傳

年六十八。此事必在其前。又觀詩皇矣疏。周

禮媒氏疏禮記祭法疏所引聖證論均先臚孔晁答昭之語繼列融評則斯時
晁年已長馬昭即魏高貴鄉公紀之馬昭中說述史篇阮逸注初年晁年必屆耆老雖泰始二年詔書曾及晁名晉書傅玄傳載武帝詔云近
諱言之忌也證以晉紀事在泰始二年然汲冢得書在太康二年呂望表上
距晉武卽位又將廿載斯時晁或已徂卽使尙存其注周書必不在太康二年
後此卽孔注非據汲冢本之稿徵如曰孔本出汲冢則竹簡所著文一而已孔
注之中必無字一作某之文隋志以周書爲汲冢書不言孔晁注所記固未謬
也

舊唐書經籍志云周書八卷孔晁注不云出自汲冢新唐書藝文志云汲冢周
書十卷又云孔晁注周書八卷通志藝文略一同則孔之所注爲八卷本書無汲冢之
名汲冢所得爲十卷本亦無孔晁之注唐六典雜史七十種首列周書與唐志
同是卽唐志所本故唐人所引均無汲冢之稱惟北堂書抄三十引淫度破制
宋脩御覽於所據書目始標汲冢書楊慎逸周書序云蓋當時儒臣求汲冢

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充之說亦近是竊以汲冢十卷本唐季已亡世求弗獲由是代以孔本析卷爲十冠以汲冢之題天一閣抄本崇文總目雜史類云周書十卷孔晁注此其證也通考卷一百九十五云汲冢周書十卷晉太康中於汲冢得之孔晁注蓋均本崇文書目若玉海三十五引新志自注云崇文目同蓋指汲冢周書十卷一語言非宋時孔本及真汲冢本並存也

李燾逸周書考云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蓋孔注八卷本至宋

猶存惟所稱汲冢十卷本即自八卷本析分十卷之本既曰汲冢書故八卷之

本亦移汲冢之名相被李謂八卷本與十卷本不殊即十卷本析自八卷本之竊證玉海三十七亦云孔晁注或稱十卷或稱八卷

此宋人所引周書蔑論何本所以咸冠以汲冢之目也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卷二汲冢書條云晉太

康中於汲冢得之先儒多稱是書乃孔子刪百篇之餘史通疑其言堯舜益啓非揖遜樂遜位於湯與經不合杜預左氏後序言其載太甲潛殺伊尹之

事與尚書乖異案彼說蓋混周書與紀年爲一其誤至巨武郡齋讀書志以爲汲冢與穆傳同得亦據當時標題爲說公

漢書藝文志顏注云今其存者四十五篇朱氏集訓校釋序云顏氏所云四十

五篇即指孔注師古之後又亡其三故今注祇有四十二篇其說是也舊本周

書雖匪一本然玉海五十四引沈約謚例序云周書謚法一第五十六謚法二

第五十七上篇有十餘諡。下篇惟有第目無諡名。是諡法分篇之本。齊梁之際上缺下亡。又杜臺卿玉燭寶典序云。案周書序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自周公月令耳。且論語注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今月令指小戴聊無此語。明當是異。是杜氏所據周書已無月令。解蓋六朝各本互有缺殘。故迄于唐初孔注之本。僅存四十五篇。據慧琳一切音義引時訓注。後漢書李注引小開注。則二篇之注。唐初具在其他一篇。今不克攷。惟當時孔本以外。別本猶繁。如時訓水始涸。類聚引符一行日度議。引作爰始收潦。柔武解五者不距自生。戎旅文選李注。引作加用師旅。書有別本。即此可明。又選注引度邑解。邱中謂邱或爲苑。亦其稿徵。顏注所指。現存之數。自屬孔本。非謂各本均僅四十五篇也。嗣孔注僅存四十二篇。後人于孔本已亡他本尚存者。依目補入。得多十七篇。並序則爲十八其他十一篇。蓋各本均缺。未由增補。此即今本五十九篇。並序則爲六十所由明也。蓋時當唐宋之間。御覽所引程寤解。當由他籍彙錄。與唐人所引月令同。

劉知幾史通謂周書凡爲七十一章。亦據篇目言。非必彼所據本無一缺篇也。

○○胡培翬傳

胡韞玉

胡先生培翬字載屏。學者稱爲竹邨先生。安徽績溪縣人。幼穎悟。受經於其祖樸齋先生。卽篤志勵學。年十三。從叔祖繩軒先生受業。益自奮勉。而所學大進。嘉慶庚午。舉於鄉。己卯成進士。授內閣中書官戶部主事。未幾被議。而先生遂以親老不復出主講鍾山惜陰兩書院。又歷主雲間婁東廬州涇川書院。前後凡十餘年。所至以經學教士。篤實肫摯。孜孜不倦。而造就者日多。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卒。年六十有八。先生之於經。少承家學。弱冠時諸經已悉得要領。復師事同郡汪孝嬰先生。萊凌次仲先生。廷堪而學。愈博。登第後與郝蘭皋胡墨莊陳碩甫汪孟慈張阮林洪筠軒包孟開諸先生互相切磋。而學愈精。先生初治毛詩。嘗云毛鄭大指本自不異。而疏強生分別。且申傳申箋。而有不得其意者。讀之頗不安于心。思成一書以糾正之。入都後見爲毛詩學者頗不乏人。獨三禮一書。幾成絕學。遂棄詩而講禮。儀禮一經。嘗得凌先生次仲指授。而先生祖樸齋先生著有儀禮釋官一書。先生因取全經校之。見賈疏疎略失經注意者。

視詩孔疏爲更甚。遂有重疏儀禮之志。先生以是經爲周公作。有殘闕而無僞託。其言曰。儀禮有經。有記。有傳。經制自周公。傳之孔子。記與傳則出于孔門七十子之徒之所爲。自漢以後說經者。若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孔穎達賈公彥之疏禮。皆以爲周公作。韓昌黎讀儀禮亦云。文王周公之法。制在是。朱子尤尊信其書作通解。而近儒顧氏棟高著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疑儀禮爲漢儒綴輯。非周公書。其說之所據。則曰。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嗚呼。何其不察之甚歟。夫儀禮之書。叙次繁重。有必詳其原委而義始見者。非若他經之可以斷章取義也。故各書引其辭者。頗少。然其儀文節次。爲諸經所稱引者多矣。儀禮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者。而穀梁傳云。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吉期。此所謂禮。非即儀禮乎。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及聘畢。賓行。君使卿贈。是主國接賓之事。以郊勞始。以贈賄終。而左傳云。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又云。入有郊勞。出有贈賄。此非本禮經爲言乎。又聘禮有遭所聘國君喪及夫人世子喪之禮。又有出聘後遭本國

君喪及聘賓私喪之禮。又有賓死以棺造朝將命之禮。而左傳云季文子將聘

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又陳芋尹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而

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儀禮止存聘禮朝禮亡設非先有禮經季文子

何從求之而芋尹蓋之言又何所據乎。觀禮天子使人賜侯氏以車服侯氏降

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受而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下拜登

受。下拜即觀禮所謂升成拜受也雖以宰孔之辭而不敢不下拜者非即守此禮

乎。論語賓不顧本儀禮聘禮君祭先飯本儀禮士相見禮。射不主皮入門鞠躬

鄉射記而夫子曰揖讓而升下而飲非約鄉射大射之文而言乎曰拜下禮也

非約燕覲聘食諸篇之文而言乎曰關雎之亂非即謂鄉飲燕射之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乎孟子載齊宣王問禮爲舊君有服非即

本喪服經爲問乎。各經說喪服多本儀禮漢藝文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今存者惟十七

篇多大夫士禮其天子諸侯禮存者無幾而詩書紀王朝政績宜其徵引者少

也然而書顧命之宮室與禮經一一符合王伯厚以詩之賓之初筵行葦可以

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而勿替引之一語。楚茨與少牢同。如此尙得謂爲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哉。夫三禮之書。惟儀禮最精。自諸侯去籍。而後禮文散逸。五家之傳。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謂高堂生。及戴德。戴聖也。不絕如綫。以爲殘缺不全。固有之矣。若以爲出後人之撰輯。則未有也。先生于儀禮一經。斷爲周公所作。而非後儒之所能綴輯。于其細密周緻之處。無不曲折體認。每于靜夜無人時。取各篇讀之。確然有見其器物陳設之多。行禮節次之密。升降揖讓。褻褻之繁。無不條理秩然。每篇循首至尾。一氣貫注。有欲增減一字而不得者。於是覃精研思。積四十餘年。博采諸家之說。成儀禮正義一書。先生自述其例有四。一曰補注。二曰申注。三曰附注。四曰訂註。補注者。謂鄭君康成生于漢世。去古未遠。其視經文多有謂無須注解而明者。然至今日。非注不明。故于經之無注者。一一疏之。疏經卽所以補注也。申注者。謂鄭君之注。貫通全經。囊括衆典。文辭簡奧。必疏通而證明之。其義乃顯。昔人謂讀經憑註。讀註憑疏。是故疏以申注。乃疏家之正則也。附注者。謂六朝唐人之作疏。往往株守注義。不參

衆說。故有甯言周孔誤。莫道鄭服非之謠。又孔冲遠作五經正義。于禮則是鄭而非杜。于左傳則又是杜而非鄭。令人靡所適從。今惟求之于經。是非得失。一以經爲斷。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凡注後各家。及近儒之說。雖與注異。而可並存者。則附錄之。以待後人之參考。謂之附注。訂注者。其注義有未盡。則或采他說。或出己意。以辨正之。必求其是。而後已。謂之訂注。論者謂先生此書。上推周公孔子。子夏垂教之旨。發明鄭君賈氏得失。旁逮鴻儒經生之所議。張皇幽渺。闡揚聖緒。二千餘歲絕學也。此外如釋韞韜論蔽韞考屏牖解戔縣浮沈闡闕櫟。相大抵皆禮之支流。餘裔援引賅博。而條達明畫。疏家拙澁之弊。屏除殆盡。先生雖專治漢學。然亦不非薄宋人。嘗答趙炳文論學。能綜漢宋學之得失。而持其平。其言曰。人之言曰。漢學詳于訓詁名物。宋學詳于義理。以是歧漢宋而二之。非也。漢之儒者。未嘗不講求義理。宋之儒者。未嘗不講求訓詁名物。義理卽從訓詁名物而出者也。特漢承秦焚書之後。典籍散亡。老師宿儒之傳。不絕如綫。漢儒網羅蒐討。務期博采而兼收之。故于名物訓詁。特詳。宋承五代之敝。人

心盲昧。正學不明。故宋儒以言心言性爲急。此亦運會使然。非其有偏重也。考據之學。至今特盛者。宋之大儒。研求性命精微之旨。先其大者。而亦不遺乎小。後人得其糟粕耳。食空談一切先儒古誼。輕于背棄。以致聲音訓詁之不詳。而訛文脫字。日多。制度名物之不講。而蔑古荒經者衆。國朝諸儒。乃特矯而正之。詳加釐訂。一一必求其實據。不敢逞私臆斷。亦運會使然。非以爭勝于前人。也以孔門之教論之。漢儒先博學致知。而不廢躬行。宋儒重躬行。而亦必本于博學。考據之學。則又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知者也。漢儒之學。具有注疏。而毛鄭之注詩禮。尤其精者。宋儒之學。在五子書。而小學近思錄。尤爲切要。大抵風俗之敗。皆由小學等書不講之故也。觀先生此論。以視墨守門戶之見。視宋學空疏爲無用者。別矣。此先生之所以大也。先生于朋輩之中。與張阮林郝蘭皋胡墨莊尤善。四人同客京師。無旬月不會晤。晤則必談經義。竟夕。嘉慶甲戌。阮林歿。先生爲校其左傳杜註辯證。道光乙酉。蘭皋歿。先生爲校其春秋爾雅。壬辰。墨莊歿。先生爲校其求是堂文集。雖杜注辯證。求是堂文集。尙未通行。

于世而先生之心則已可告無愧于知己矣。先生體素豐碩。精力過人。癸卯病疽後稍衰。嘗以儀禮正義未卒業爲可惜。乃命從子肇昕手錄士昏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諸篇。采輯諸說。鱗次排比。授以己意。令附諸後。迨易簀時。尙缺五篇。其後陸笠夫制府爲刊于江甯。屬先生弟子楊大堉爲之補纂。卽據昕所輯之底本也。所著書有儀禮正義四十卷。燕寢考二卷。研六室文鈔十卷。先生之文大半多說經之作。筆墨條達。雖遇鉤節交錯處。而奏刀肅然。罔弗洞徹。其餘序記傳誌清醇樸茂。盎然有經術之氣。先生以大儒主講席。學者得其指示。皆能有所表見于世。歿後江甯人士奉先生木主入祀鍾山惜陰兩書院。以報先生之教澤云。

論曰。乾嘉中葉。士大夫爭言漢學。而吳皖兩派爲至盛。吳派以惠定宇爲大師。皖派以戴東原爲大師。其治經皆謹守漢儒家法。不雜入宋元人一語。而皖派之綜形名任裁斷。視吳派爲更精。當時吾皖爲漢儒之學者。金氏榜程氏瑞田凌氏廷堪外。其卓然著書成一家言者。有三胡三胡者。墨莊樸齋及先生也。先

生所著書。以儀禮正義爲博大精深。而其最有名于當時者。爲燕寢考一書。蓋王文簡嘗見先生是書而善之。後阮文達復刊入皇清經解內。風行一時。幾于人人皆知矣。韞玉嘗讀先生遺文。見其與洪筠軒張阮林包孟開胡墨莊論燕寢一事。辨疑之書。幾數萬言。嗚呼。勤矣。

按儀禮正義四十卷。陸笠夫爲刊于金陵。節署版存沔陽。陸氏同治戊辰先生後裔以他物易歸。研六室文鈔十卷。先生主講涇川時。自校付梓。遭喪亂。版已被燬。光緒戊寅先生從孫晉牲訪求文鈔初印本。重爲刊行。燕寢考二卷刊入皇清經解內。金山錢氏又刊入指海。則是先生著述。歸然悉存。無一佚失者。而國朝經學名儒記云。儀禮正義十七卷。先生歿後陳奐爲校刊行。世研六室文鈔未著錄。當是考核之失實也。韞玉記

史篇

○○張聰咸傳

胡韞玉

張先生聰咸字阮林一字小阮號傳巖安徽桐城人幼穎悟讀書博覽而歸之以約嘉慶庚午舉人以考館得八旗教習客京師與郝蘭皋胡竹邨胡墨莊以古學相切劘四人者無旬月不會會則縱談經義而先生性尤耿直每有辨論精悍之色見於眉宇互相詰難不肯偶同論罷則相說如初于嘉慶十九年甲戌二月卒于都城年三十二距舉於鄉之歲纔五年耳先生銳於著述博聞強識六經子史罔不尋覽而尤深於左傳一書左傳自當陽集解出而賈服諸家之註遂佚然集解多承用舊說其自出新意則往往紕繆難通先生憤杜氏之襲舊而不著其名又如長麻非法地理多譌皆大乖經義乃博采衆說糾正其失徵引繁富誠治左氏學者考訂之資其辨杜麻之疏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麻過也再失閏矣

杜注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

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
六閏。今長祿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先生云：案漢志魯

麻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菑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
申，而司麻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志又
云：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己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十二月乙
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麻過也。再失閏
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然則此傳在漢已有疑
議，而皆參錯不合。蓋三統之術，既疏魯麻亦出漢時耳。孔冲遠云：古書磨滅致
錯誤，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嫌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遙
遠，或轉寫誤失其本真。後之學者宜知此意，竊以此傳當卽漢書劉歆傳所云
傳有閏編之類邪。若如慎修徑斥左氏之妄，又未免厚誣古賢矣。按江氏引姜
乙亥朔，交分入食限大衍授時二家所推皆同，則是辰在戌，非在申。而傳云辰
在申，司麻過再失閏矣。此左氏之妄，杜氏乃曲徇傳文，前去兩閏，此年多頓置
兩閏皆非事實。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
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